

李文华 著

西藏

礼赞



天马出版有限公司

西藏礼赞

李文华 著

天马出版有限公司

西藏礼赞

著 者：李文华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出版发行：天马出版有限公司

香港上水新成路123号3楼

电话：26706633

传真：26701382

印刷者：重庆大学建大印刷厂

印 数：1000

定 价：港元18元 人民币18元

出版日期：2010年11月

ISBN 978-962-450-781-2/D.53164

不懈的追求

——代序

洋 滔

对于我们每一个人来说，在降生的那一天并不存在人生目的，大脑除了先天拥有的本性以外，并不存在什么意识，也就更谈不上什么人生的目的了。所以人生的目的，对于人类是为了延续人类的千秋万代和生生不息。人最终追求的是幸福。所以人生的目的，对于个人是为了幸福。人的一生虽然不是一马平川，有许多坎坷，但是只要把握现在，把活着的每一天当做生命的最后一天来认真对待，命运就会被你很好地把握。不要对自己做过的事情后悔，人生在于你对社会的贡献。

李文华是这样认为的。他也是这样去做的。他 1982 年参军从陕西来到西藏，在这里一干就快 30 年了。由一名普通战士成长为国家公务员。无论在哪个岗位，他都满腔热情地埋头苦干，干一行，爱一行，钻一行，精一行。下边的一系列荣誉，足以说明他的工作成就：1988 年、1994 年分别荣获拉萨市政府办公厅先进工作者；2000 年被评为优秀公务员；2005 年在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中评为优秀共产党员；同年因工作成绩突出荣立个人三等功；2008 年再次荣立个人三等功。他业余爱好文学创作，发表了大量文学作品，是西藏较有名气的作家，出过三本书，在区内外获奖将近 30 次。

对事业执著的人，必然勤奋好学，吃苦耐劳，乐于奉献。2008年，西藏举办奥运火炬珠峰登顶传递活动，李文华于4月下旬就随前方工作组奔赴海拔5200米的珠峰大本营，为成功登顶做服务保障工作。

这里一年四季白雪皑皑，寒风刺骨，空气干燥，氧气稀薄，含氧量极低，一般人原地不动，待上几分钟就会感到胸闷头疼，呼吸困难，四肢麻木。白天紫外线极强，帐篷里的温度高达摄氏30多度，可到了晚上又寒风刺骨，帐篷里的温度陡降到摄氏零下20多度。

李文华刚到大本营的那几天，每天都刮6、7级大风，到处都是飞沙走石，帐篷仿佛要被狂风卷到天空。李文华一觉醒来，漫天飞舞的雪片把整个宿营地变成一片雪海，帐篷仿佛要被积雪压塌，他和同事只能弯着腰在帐篷里工作。在这极其艰苦的环境里，李文华没有退缩，勇敢面对，顺利完成了工作任务。

多年前，李文华的右肺中叶曾因患有错构瘤做过切除手术。这次，他一到大本营，就咳嗽不止，血压骤升，天天服降压药。尽管这样，血压仍在135至160之间，出现严重的心动过速、胸闷等症状。大家都劝他休息，可他坚持“轻伤不下火线，重伤与阵地同在”。他就是这样一个人，与大家一起实践“生命不息，工作不止”的诺言。渴了，喝口雪水；困了，趴在简易工作台上打个盹；饿了，啃口压缩干粮。靠这种拼命精神和对党的无限忠诚，对伟大祖国的无比热爱，在困难重重、艰苦恶劣的环境中坚持了19个昼夜，直至奥运圣火珠峰胜利登顶传递活动结束。

在这19个日日夜夜里，李文华时常用“特别能吃苦，特别能奉献，特别能战斗，特别能忍耐”的精神，鼓励自己，鞭策自己。由于连续超强度工作，加上经常喝雪水，吃半生不熟的

食物,缺乏新鲜蔬菜,他的体力严重透支,体能明显下降。其他人也一样,个个脸色乌紫,人人身体轻飘飘的,就连上厕所都要冒着风寒感冒和高原反应加重的危险,大家从未叫过一声苦,说过一声累。一些人出现腹胀、拉肚子、流鼻血和脸、嘴唇、手皴裂的现象,但始终坚守在工作岗位上。在珠峰的19个日日夜夜里,他们没有洗过一次脸,也没有洗过一次脚,其艰苦程度可想而知。特别是在最后冲刺阶段,他们连续作战,通宵达旦两昼夜,没能合过一次眼。

完成所有工作任务后,他们从珠峰返回日喀则,迎接他们归来的领导设宴款待,他们说,什么都不想,就想吃一碗牛肉面!

饭后,大家都说,这是19天来吃得最可口、最舒心的一顿饭啊!

在总结这次工作时,为了表彰李文华不怕苦、不怕死的拼命精神,组织上给他个人荣记了三等功,他们的集体同时被评为先进集体,受到党中央、国务院的表彰。

二

李文华说:“人,要常存感恩之情,常怀感恩之心,常做感恩之事。”在西藏,李文华和藏族人民打成一片,向藏族人民学到了不少可贵的精神品质,他常说,藏民族是世界上最优秀的民族之一,有许多长处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上世纪90年代末,劳累过度的李文华身患重病,到内地一家医院住院做手术。在医院里,他遇到一位在该院治病的藏族同胞,名叫央金。央金得知李文华是从西藏来的,对他格外亲切,嘘寒问暖,关怀备至。在他手术期间,央金主动前来精心照料和护理,使他万分感动。李文华至今提起央金还念念不忘这位素不相识乐于助人的藏族同胞。

于是,李文华时时处处都想到要回报藏族人民,感恩藏族人民。一次,李文华随拉萨市一位领导到林周县北部几个

乡村检查指导工作,在一个村子里,他见到一个贫困户,家里8口人,仅有一床破旧的氍毹毡毯,几个孩子穿得破烂不堪,全家人生活在一个光线昏暗、只有十几平方米的小屋子里。见此情景,李文华心里一阵酸痛,泪水噙在眼眶里,他二话没说,脱下自己身上的外套,披在一个孩子身上,并把身上仅有的几十元钱留给他们。

后来,李文华虽然工作环境变了,但关爱他人和感恩之情却更浓了。不论是藏族同志,还是其他民族同志;不论是朋友,还是同事,只要有求于他,他都乐于帮助,且不图回报。李文华说,种瓜得瓜,种豆得豆;“人给你一桶水,你送人一斗米。”这是他父母从小对他的教诲。他记住了父母的话,并且落实在行动上。2004年,组织派李文华到林芝地区挂职锻炼。在挂职单位,他特别关心同事,礼贤下士,主动帮助有困难的人,替他们排忧解难。单位有一位职工,要供养两个小孩上学,家属又没有工作,经济拮据,李文华对其慷慨解囊,几十元、百元不等地送给他。像这样的事例枚不胜举。

在四川汶川大地震和西藏地震、雪灾发生后,李文华和所有中华儿女一样,为灾区人民奉献爱心,尽其所能。在拉萨市政府工作期间,政府办公厅有一位勤杂工(理发员),名叫曲尼,因家中人口多,工作的人少,收入不多。那时,拉萨实行供给制,她家口粮不够,李文华就将自己节约下来的面粉、大米送给她。他多次帮助同事做一些有益的事情,代写各种公文,代人值班等等。2004年春节刚过不久,李文华的一位朋友去林芝波密执行救援任务,在返回拉萨的途中,因车祸不幸以身殉职。那天正好是正月十五,他们几个要好的朋友相约,等他回来一起过大年。谁知,天降大祸,噩耗传来,他和朋友全家万分悲痛,都难以相信眼前这个事实。朋友才40岁出头啊,正是齐家创业的好时候。李文华和爱人小张几乎天天在他们家跑前跑后,安慰朋友的亲人,协助单

位安排丧葬。大家推举李文华代表朋友亲眷与他单位沟通、联系，商议善后处理事项。在单位领导的大力配合和支持下，丧葬及善后事宜处理都满意，让死者安息，活着的人安心。

无论是日常生活，还是紧张的工作，李文华都始终坚持低调做人、高标准做事的原则，近 30 年来，保持和发扬在部队的那种军人的优良作风，对人诚恳相待，谦和热情。他从部队到地方，换了几个岗位，都能做到天天拖办公室的地板、擦办公桌的灰尘，提前打水并烧好开水，给同事倒水沏茶。这些事看起来不起眼，但在李文华看来，却能缩短人与人之间的距离，沟通人与人之间的情感，融洽人与人之间关系。李文华说：“大家同处一个办公室，除在工作上互相协作、配合外，还要互相尊重，保持团结，给大家营造一个清爽、干净的办公环境，给同事的茶杯添点水，事情虽小，却能增进友谊，体现和谐，同时也能让大家感到受尊重的快乐。”也许有人会说，扫地、拖地、烧水、沏茶等鸡毛蒜皮的事情，根本就不值得一提。其实，往往在一般人不注意的小事上，才让人难以忘怀。细节决定成败。李文华平时很注重生活细节，他从一名普通办事员逐步上升到现在的处级干部，始终如一，从点点滴滴做起，从细小的事情做起，一步一个脚印。熟悉李文华的人都知道，他很随和、谦让、低调、乐观。他对同事，尤其是刚参加工作的新同事，更是体贴入微，关爱有加，引导他们尽快完成角色转换，手把手教他们做好工作；在生活上经常关心照顾，遇到困难，主动帮助；在荣誉面前不伸手，主动礼让那些长期工作默默无闻、做事踏踏实实年轻人。每到年末岁初，评优选先，李文华都建议他的班子成员讲政治、讲大局、讲团结，从工作的角度出发，领导主动不参与评选，真正选出那些工作责任心强、事业心强、遵守纪律、政治思想觉悟高的人。对此做法，个别班子成员不理

解,甚至对他产生成见。他坦然处之,说,其实,领导本身就是一种荣耀。作为一个部门的领导干部,能以身作则,处处心想群众,事事考虑群众,也是他们的工作职责所在。领导本身就是服务。一个部门领导干部思想觉悟高,工作态度高,这个部门向心力就强,士气就旺盛,工作成绩就显著。正因为如此,李文华每每在荣誉面前都把同事推在前。李文华认为,要让新同志对工作有兴趣,培养和调动他们的工作热情,最终把他们锻炼成工作能手和行家里手。他说他就是在领导和老同事的支持、帮助下走过来的。李文华主要从事文字工作,同事们经常看到他在办公室伏案爬格子,看到他时不时指导新手草拟公文。近几年来,李文华根据自己的工作经验,结合自身工作实际,年年在本单位新招录公务员岗前培训班上,向他们讲授《国家行政机关公文写作与处理》等知识,普遍反映好。在实际工作中,李文华对来请教他的同事,不厌其烦地进行指导和讲解,使大家受益匪浅。

孔子说:“仁者爱人。”李文华爱自然,爱万物,更爱人民,深感博爱就是幸福。他在西藏工作生活几十年来,无论是居住在自己单位宿舍,还是居住在爱人小张单位,他们俩待人都很谦和,对上敬重领导,对下尊重一切人,哪怕是门卫、驾驶员或炊事员,对他们李文华从来都没有觉得高人一等,早晚上下班,只要见面,总要主动问好,有时还相互开个有趣的玩笑,其乐融融。李文华说:“尊敬人就是尊敬自己。”大家生活在一起,不管你做什么工作,不管有没有职务,互相尊重互相关心是很有必要的。俗话说,人敬你一尺,你敬人一丈。彼此关爱,才能和谐团结。朋友戏说李文华:“老李啊,你这个人可真怪,对门卫、师傅(驾驶员)都很亲切。”李文华哈哈一笑,说,我们都是一家人嘛。

作为一个农家子弟,西北汉子,李文华在举目无亲的拉萨能站稳脚跟,并取得一些成就,最主要一点,就是他待人诚恳,

做事踏实，做人实在。凡是了解他的人都愿意与他真心相处，也愿意帮助他，关心他，照顾他。这是李文华一生中最大的收获，也是他最大的幸福。

李文华曾经给自己写过这么一条座右铭：

和高尚的人亲近，
向博学的人请教，
与仁爱的人相处，
就会得到长久的快乐！

李文华在自己的人生中实践着这条座右铭。

三

八百里秦川，关中大平原，历史悠久，土地肥沃，民风淳朴。李文华自小深受三秦大地博大精深的文化的熏陶，待人宽厚，做事认真，豪爽大度，家庭和睦。

他的工作和文学创作之所以有硕果累累的今天，与他妻子小张的大力支持分不开，小张具有西北女性特有的宽容、厚道、慈爱、细腻、温柔、娴慧、敬业和谦虚精神，她的性格不像李文华那样爽朗，但绝对是李文华的好帮手、贤内助，如果没有她的支持和帮助，李文华也许没有现在这么大的成就，李文华诙谐地说：“是的，小张对我很好，很支持，我的‘军功章’有我的一半，也有她的一半。”李文华一年四季在外奔波，忙这忙那，忙里忙外，很少尽到作父亲的责任，所以，教育儿子的事儿常常落在妻子小张身上，他没有很好地陪伴过儿子学习，每次学校开家长会，作为父亲，他都没能及时参加，让儿子非常失望。李文华对我说，他很想对儿子说一声：儿子啊，爸爸欠你太多，爸爸对不起你！

说到这里，李文华哽咽了……

常言道：“自古忠孝难两全。”李文华从离开家乡的那一天起，就扎根边疆，建设边疆，把西藏作为自己的第二故乡。参加工作以来，他很少回家探望父母。他在一首诗中写道：

“月月公事忙 / 年年不消停 / 今日再飞渡 / 何时探双亲。”和所有在西藏工作的人一样,李文华心里也充满了酸甜苦辣。他说,我人到中年,上对不起父母,下对不起儿子。父母已到耄耋之年,可我作为儿子,常年在遥远的西藏工作,很难与父母一起享受天伦之乐,即使休假,假期未满便被催回单位。时常在梦中给父母捶肩揉背。唯一对父母的一点孝心,就是逢年过节汇点钱,偶尔邮寄一些茶叶或衣物,我十分内疚……

李文华谈起父母,总有一种愧疚感,能像他这样常常想到父母,已经算是尽到孝心了,李文华真是好样的!

我和亲人合写了一部《亲情》,寄给李文华一本,这本书勾起他对上世纪 60 年代后期到 70 年代初童年时代的回忆。他看了书,来信说:“打我记事起,我的父亲和母亲为了我们家及家族付出很多,父亲把他从部队转业时的安家费全用来供叔伯上学和家庭生活用。我爷爷和婆婆有 6 个儿子,父亲排行老三,几个叔父和爷爷奶奶均已分家,过自己的小日子。爷爷奶奶与小叔一家生活在一起,小叔常年在外工作,只有婶娘带着孩子在农村,她要参加生产队里的劳动,在家要照料爷爷奶奶的生活。由于奶奶长期疾病缠身,爷爷很少参加生产队的劳动,一年到头所积攒的工分太少,年年都是口粮短款户。几个叔父只管自己家的生活,常常顾及不到爷爷奶奶。这时,我父亲避开我母亲,把家里的积蓄和生产队分配给我们家微薄的红利补贴给爷爷奶奶,还生产队的口粮款。为了我们兄弟的衣食,母亲常和父亲生气。因为我们姊妹多。母亲常常起早贪黑纺线织布,纳鞋缝衣,既要照顾她的子女,又要照顾爷爷奶奶,甚至叔伯父家里孩子们的吃穿也要关照。那时我常常捡哥哥穿过的衣服和鞋子穿,直至我参军。现在,我还把自己不用的物品,时常打包邮寄回家,送给哥哥弟弟。有时他们生活困难,我和妻知道后,尽我们所能帮助他们。我们之所以能这么做,是受我父

亲母亲的影响。”

李文华同时还寄来两首诗，一首《父亲》，一首《母亲》。前一首写道：“凝视你古铜色的脸膛 / 泪水湿透了我的衣裳 / 季节的变化，年轮的增长 / 刻在你漫漫人生的旅途上 / 我的父亲一辈子辛勤劳作 / 一生默默耕耘 / 为儿女累弯了脊梁 // 打我记事起 / 在父亲慈祥的眉宇间 / 常常有爱怜儿女的广场 / 冬天，父亲是我身上一件温暖的棉大衣 / 秋天，父亲是我嘴里一个香甜的苞谷棒子 / 夏天，父亲是我乘凉的一棵大树 / 春天，我是父亲放飞的一只风筝 // 哦父亲，我离家的那天 / 你一句话都没说 / 你严肃地看着我 / 这些年，我没有让你失望 / 你朴实的话语 / 像一杯青稞美酒 / 让我的血液沸腾 / 生活芬芳 // 感恩父亲 / 望着你日渐消瘦的身影 / 多想揉一揉你疲惫的双眼 / 多想捏一捏你劳累的双肩 / 多想捶一捶你疼痛的脊梁……”

他的诗感人至深，我转发给亲朋看了，获得一致好评，看得出，李文华不仅是一个优秀的公务员，还是一个大孝子啊！人生其实很简单，就是要学会爱。你对社会有多爱，决定你的人生成就有多大；你对亲人有多爱，决定你的家庭有多幸福。托尔斯泰说，“我历经世事，如今终于觅到幸福之所在，归隐于田园，帮可帮之人，助无助之人，行善行之事；修身养性，怡情山水，泛舟书海，畅游天地；邻里坊间，其乐陶陶。”李文华虽没有老托尔斯泰经历那么多，但也已经足够了，所以，他过得一定很幸福。

四

我认识李文华是在上世纪 80 年代初期。那时我在《拉萨晚报》工作，李文华送新闻稿来，一脸笑容，亲和恭谦，特别好处，说话像放机关枪，普通话中夹带着陕西话，有时候让人听不清楚，不过这没关系，拉萨的人来自五湖四海，习惯了，他那一脸真诚的笑容足够可以通往世界各地，通往每

一个人的心灵。

凭着他的热情和勤学，我们尽力发表一些他的作品，激发了他的积极性，他写了很多，也发表了很多。作为编辑，最感激那些积极写稿的通讯员，世界上任何人都要学会感恩，感恩父母，感恩师长，感恩领导，感恩同事，感恩生活，感恩苦难，感恩帮助过自己甚至反对过自己的人……我们感恩李文华，是因为他写稿积极，特别注意新闻的真实性和时效性，让我们信得过，他把我们的报纸当作自己的“家”，报纸出现了什么问题，市里领导对报纸的建议和意见，他作为秘书，总是满腔热情地及时告诉我们，让我们尽快改正。报纸有时候急需某方面的稿子，他及时雨般地送来。

我从晚报抽出来编辑《拉萨三十年》一书，发现他的稿件全面反映了拉萨改革开放以来所取得的成就，质量很高，分量很重，我很高兴，将他的文章编入首篇，压卷之作。你说，身边多几个像李文华这样的作者，有多好！所以，我常常深怀感恩之心，感恩这个世界，感恩身边的一大批作者朋友。一些编辑那时候老说出现稿荒，抱怨没稿子，我做了20多年编辑，好像还没有为稿子发过愁呢。

和李文华一见面，我们总是要谈创作上的事情，我鼓励他把西藏作为基地，在加强自身文学修养的基础上，向内地发展，我们西藏作者的眼光不能老是盯着西藏少得可怜的且影响力有限的几家报刊。于是，他向内地发起了冲刺，在内地发表了不少作品，有的还获得大奖，名声大振，可喜可贺。

朋友不一定朝夕相处，朋友总是心心相印。我和李文华交往时间虽很长，但并不属于那种酒肉朋友，我们相处时，大都是谈稿子，谈人生，谈家乡，谈孩子的教育，谈西藏风情，人世沧桑，海阔天空……我们有过很多次聚会，却几乎没有在一起喝过酒，吃过饭，但要办什么事，都总是竭尽全

力,他甚至背后悄悄帮忙把我推荐到一个待遇好的单位,后有人说起,我对他感恩不尽,有的人背后插你一刀,到处说你的坏话,而李文华背后却千方百计为你着想,帮你的忙,这还不算朋友算什么呢?

在西藏工作时间久了,我的身体很不适应,肺纤维化使胸部老是憋气,晚上和中午睡着睡着就憋醒了,死去活来般难受,加上其它疾病缠身,于是提前退了。李文华给我送行,送我一盘西藏风光的磁碟,他说:“你回去了,肯定心还在西藏,想西藏的时候,看看它,你也许就会好一些。”你看,这些话说得多实在,多关爱,多深情!

我离开西藏后,李文华笔耕不辍,常有喜信报来,我为他高兴,为他祝福。人,一旦有了追求,矢志不渝地为之奋斗,是应该有收获的,是应该很幸福的。

五

工作之余,李文华基本上都是在家看书写作,他觉得这样很愉快,很充实。他创作的小说、诗歌、散文以及结合工作实际撰写的大量新闻报道常见于区内外报刊。《西南商报》聘他为特约记者,他采写的通讯报道和创作的文学作品多次获奖。继《天上拉萨》之后,又出了一本诗歌集《西藏行》,第三部诗集《西藏礼赞》而今也面世了,四年多出版了三本书,可谓高产作家呢!在读者中反映良好。他以自己突出的文学创作成就,在前不久拉萨市作家协会会员代表大会上,当选为拉萨市作协副主席。

从诗歌艺术的角度上看,我们需要竭尽所能地发掘真正的诗人,这是诗人和诗歌评论家的职责。我们发现,李文华的诗集《西藏礼赞》是他近几年来诗歌创作的一个高峰,他的西藏抒情的自由自在的言说,比他过去的诗更加华丽幻美,他正在向生存的深度进行开掘,独具个性的事实已经为越来越多的读者所熟识。如今,李文华现实主义和浪漫主

义式的诗情画意仍然是其诗歌的重要“主旋”，因而，他的诗歌创作实绩就势必要求我们以“共时”、“共性”的方式入手，尽管这种方式也可能会造成某些不可避免的疏漏。

李文华多年来一直细心描绘与梳理自己的诗歌脉络，既有对他生养之地的强烈感情，也不乏对西藏神圣情感的抒发，流露出他的写作灵感，他不断将与西藏有关的意象频繁地展示在他的诗歌中。在联系历史、现实、自我介入的过程中，将诗人对西藏的向往、炽热的钟爱以冷静客观的方式表达出来。诗集中的每一首诗都强烈地体现着厚重的西藏色彩，诸如写青藏铁路的那一大组诗以及《拉萨河谷》、《西藏江南》、《打工的白玛》、《格萨尔》、《雪顿，拉萨名片》、《远眺珠峰》、《珠峰山下农家乐》等等。西藏的风土人情和人文地理造就了李文华的诗情和这部诗集，他大爱的露水，凝成思想的晶体，渗入骨髓。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一个饱经沧桑、阳光灿烂的西藏，它的富足、贫困、原始与美丽滋养着李文华的文笔。历史与现实化合后，李文华的西藏抒情也就成了一首赞歌。我们从中看到诗人的阳刚之美和阴柔之丽。西藏一系列重大事件和微妙精致的诗人情绪，诸如《放歌西藏》、《不朽的精神》、《扶贫》、《宗角禄康公园》、《花红草绿》、《遭遇大雪》、《和谐藏家》、《柳梧大桥》、《八廓街》、《朝圣的人》、《路桥丰碑》、《布达拉宫广场》、《赶牦牛的小姑娘》、《绿色天街》……在我们面前历历在目。作为一个同西藏历史一样具有深厚积淀的诗人，李文华对西藏刻骨铭心的写作，使其在地域诗中独树一帜，但长期经营地域性写作则势必要以诗意的重复作为代价，而即使是风景名胜，但长期置身于其中也会让人觉得风光不再。李文华诗歌曾一度呈现出一种嬗变的状态似乎说明的正是这些。

阅读李文华诗歌，我们总能透过诗歌文字的外部，发现隐含于其中的一种特殊的感觉。这位西藏诗人，其实是一个不折

不扣的精神贵族。他对生死,对无不抵达的孤寂和喧嚣,像钉子一样钉入我们的视野,缝织在神秘的大好风光和西藏 120 万平方公里高天厚土上。

“一对情侣的情影 / 倒映在 / 清澈见底的湖面 / 阿爸阿妈相拥 / 漫步在 / 芳香幽静的小路 / 来拉萨的游人 / 在观景台上 / 纵情舞弄数码相机 // 夜色中的宗角禄康公园 / 我看见幸福和谐的画面 / 在高原上延伸 //”(李文华《宗角禄康公园》)诗集里这种含义丰富的诗,比比皆是,既隐含着诗人对当下写作状态以及写作处境的一种思考,同时,也无疑可以视为是对个体生存状况的一种描摹。诗人面对现实,对自己一贯思维有一种无意识的体现。于是,在这种可以引申的内涵驱使下,他希望将自己作为诗人的独立性延续下去,使其徜徉于西藏土地,像中世纪的浪漫抒情者一样感觉敏锐甚至我行我素。李文华反复出现的讴歌和赞美意识,说明他在这方面的气韵与风度。

诗,是诗人个人情绪的反映,将自我喜爱、偏好以及希望一览无余地揭示出来。在这种强力突现自我的过程中,李文华的自我生命正被一种力量所穿越,甚至会显得有异于一般的诗人,“剪簇腊梅盆中插,香怡心脾关不住。恬适度假叹春光,休管他人喜读书。”(李文华《自嘲》)这种形象的自喻无疑是有非常的自我倾向的。

随着年龄的增长与心理上的逐渐成熟,李文华体味到了一种虚无以及由此而产生的现实的磨砺。在物质化的年代里,他敏感地体味到这些。对现实的思考常常诱发诗人特有的孤独,在这种情况下,诗人自然常常陷于追忆过去,进而期待从历史中寻找答案。“叶茂枝繁 / 绿荫如云 / 翠色盖地 / 姿态各异 / 虬枝苍劲 / 枝条繁茂 / 倒挂在 / 宗角禄康的水面上 / 宛如少女翩翩起舞 / 唐旋柳 / 千百年来,寒风使你 / 旋转,形成独特的风景 / 你沧桑的手臂 / 在历史枝头上 / 牵

起姻缘 / 藏汉一家亲 //”(李文华《唐柳》)以一千多年前文成公主栽下的唐柳为载体,寄寓在诗中的情感十分透明、纯洁,他在这种具有缅怀倾向的意象里完成着自己思考的转移。

李文华诗歌在自然不自然的状态下形成西藏特有的气质类型,西藏人杰地灵,在这种氛围的渲染下,诗人比较注重美感与抒情,这是合情合理的。不过,单纯以地域性来判定李文华诗歌的清新、明丽又是远远不够的。

李文华《西藏礼赞》流畅的叙述与美妙的节奏,力图通过西藏气韵拓展现代汉语的写作空间。他的诗歌新颖而隽永,有的有着诡异的色彩,是从外来诗歌文化汲取营养的必然结果,同时,也是诗人钟情西藏进而被西藏所同化的必然结果。除了我们一贯可以触摸到的西藏梦,还有对诗歌意象本身进行的多层次、多角度的沉思与创新,体现出李文华诗歌既有青春气息,又有强烈的个体感受,回荡的音符,在无以复加的情绪宣泄中,自然而然地呈现在我们面前。

诗人是被时光虚构的人,同时,也是被语言虚构的人。这种独特感受正说明李文华期望与语言对话的强烈渴望。不过,这种语言由于是在浸润西藏氤氲之后的一种语言,因而,它的潮湿、明丽都是西藏抒情的结果。总之,进行西藏抒情的李文华既是一个语言的实践者,又是一个充满浪漫情怀的抒情诗人。他始终注视着西藏,因而,西藏也在他不断充满深情甚至是激切的语言中得以新的展现。他的具有独特个性的西藏抒情一定会被越来越多的读者瞩目。

李文华谦逊地说,在政治上在工作中在创作上所有成绩的取得,都与领导的信任、培养,同志的支持、帮助分不开。他还说:“其实,我并不优秀,只是力所能及地做了一些很普通、很平凡的工作,不值一提。有些工作做得还不够,距